

戰國策詳註

第二冊

戰國策詳註

卷上

戰國策詳註

卷六

秦四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去聲薛公可發使去聲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秦愈不敢出。則是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我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勝有功。

註釋

秦取楚漢中

見秦三國

藍田

故城在今陝西藍田縣西。秦取楚漢中。楚復襲秦。又敗於藍田。鄧。今河南鄧縣東南。

楚

王槐

懷王

三國

齊、韓、魏也。

薛公

見東周

且去楚

去。舍也。舍楚而往攻秦也。

楚之應之也必勸

應。和也。勸。進謀也。猶力也。

謀

出秦兵

言使秦兵出關也。

秦為知之

秦知楚與三國謀。必不救楚。

走也

告急

求救也。

秦愈不敢出

秦益疑。故不敢出兵。離

秦離。絕也。絕秦楚之交也。

大勝有功

三國伐楚。大勝有功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切魏，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已，音咍欲以齊秦切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臣請爲去聲。王因咍與佐也。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註釋

出齊女

婦人大歸曰出

秦王

昭襄王稷

以齊秦切魏

既取魏所出齊女以爲妻，則可與齊并勢而攻魏

上黨

見西

負

芻

魏公子，其母卽魏所出齊女也

其母在秦

欲令秦王取齊女，故曰其母在秦

咍

卽韓咍，魏臣也

切

脅

困薛公

薛公在魏，故欲困苦之也

佐

欲定其弟

臣請爲王因咍與佐也

臣韓春自謂，咍欲困薛公，故言請爲王因咍與佐也

復之

復齊女也

歿世

歿身也

入魏

還至魏也

怨薛公

怨薛公出已也

終以齊奉事王矣

王，秦王也。韓春設此言，言齊女以秦奉事王矣。秦王不懷韓春計，故其事無効。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

王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

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

王曰：「鈞吾悔也。」甯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城而不講。」

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註釋

三國攻秦

三國，齊韓魏也。

函谷

見西周

秦王

昭襄王稷

樓緩

趙人，相秦。

河東

今山西河東道，戰國河東地，先屬魏，後入於秦。

講成也，界三國以河東地與之成。

父兄之任

大費失土，大利不亡國，故曰父兄之任也。

公子池

即公子他，韓非子作公子汜。

且

將也。

特

獨也。

三城

三縣也。一曰武遂，在今山西臨汾縣西。一曰封陵，即風陵堆，在今山西永濟縣南。一曰齊城。

咸陽

秦都，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三秦記：地在九變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陽，故曰咸陽。

以

三城講於三國

以武遂與韓，以封陵與魏，以齊城與齊。

秦昭王謂左右曰

時周赧王四十九年

「今日韓魏孰與始強？」

對曰

「弗如也。」

王

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

嘗、卯之賢，帥

入聲，下同。

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

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

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

晉

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

水，韓康子御，魏桓子

說苑韓子作魏宣子。

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

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

魏桓子躡其踵，肘接足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

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

勿易也。

註釋

孰與始強

言韓魏今日之強，比初何如也。

弗如也

弗如昔日之強。

如耳

韓臣案通鑑注，如姓耳名。魏大夫後仕衛。

魏齊

魏臣孟

嘗

即薛公田文。

芒卯

魏將，即孟卯。

甚然

猶誠然也。

中期

秦臣善辯，史記作中旗。

六晉

晉之六卿也。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為六卿。晉至昭公時，六卿強，公室

卑，故曰

智氏

荀氏之別，食邑於智，因為氏。智伯瑤與韓、魏攻趙氏，韓、魏與趙共滅智氏。

滅破范中行

事在周貞定王十一年。范氏，謂昭子士吉射也。自士會為晉卿，

食采於范，以邑為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趙襄子晉陽

並見秦一四。

晉水

見秦一四。

沈

沒也。

板

韓康子

名虎。

魏桓子

名駒。

驂乘

三人共載曰驂乘。

汾水

源出山西靜樂縣北，管涔山南，經汾陽、臨汾等縣，至曲沃，折而西，經新絳縣，至榮河縣北，入大河。史記

正義：安邑在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案安邑北去汾水百餘里，中隔涑水，正義順文生訓，曲為之說耳。汾水即在平陽之西，所謂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者，當是文誤。閻百詩引梁書韋叡傳云：「汾水灌平陽，絳水灌安邑。」利取也。史記作可。安邑，魏桓子邑，見秦一三。涑水經縣北，又絳水一名白水，一名沸泉，源出

安邑，斯為得之。

利

取也。史記作可。

安邑

魏桓子邑，見秦一三。

絳水

經縣北，又

絳水

一名白水，一名沸泉，源出

絳水

經縣北，又

絳水

引以北灌平陽，說不可通，亦因舊文強為附會耳。下流為涑水，用以灌安邑者即此。

平陽

韓都，今山西臨汾縣，汾水經其西。春秋時韓貞子居此。

肘

臂中部，彎曲處，其外側曰肘。魏桓子聞智伯之

言欲使康子悟其意，而履也。躡，蹈也。踵，足後也。智氏分一事詳趙一四。

履

也。躡，蹈也。踵，足後也。

智氏分

一事詳趙一四。

身死國亡

周貞定王十六年，韓趙

魏敗智氏，遂殺智伯，而

分其地。

賢在晉陽之下

賢猶勝也，言尚勝於趙也。襄子見圍於晉陽也。

賢在晉陽之下

賢猶勝也，言尚勝於趙也。

襄子見圍於晉陽也。

易

輕易也。

楚魏戰於陘山

周顯王四十年。

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秦

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

戰勝魏王倍

背通

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

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魏弱若不出地，

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

秦遇。魏王聞之恐，效上洛於秦。楚使

去聲

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是以鯉與之遇也。弊

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楚王使景鯉

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

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

鯉。景鯉使人說

去聲

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

去聲

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

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諸

侯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註釋

楚魏戰於陘山

楚威王卒，子懷王立，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陘山在今河南新鄭縣南，與密縣接界。

上洛

今陝西商縣，即孝公封衛鞅地，案楚魏之

戰，在秦惠文王九年，是上洛入秦已久，恐有譌誤。史記魏世家：襄王六年，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或是上郡之譌。上郡今陝西膚施縣等地。

絕秦於楚

絕秦使不助楚。

南陽

見秦一

賂

謂上洛也

管淺

秦之謀士

秦王

惠文王

楚王

懷王

寡人

諸侯自稱曰寡人

魏王

原注作魏惠王案史記六國表周顯王三

十四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卒則此當以襄王為是竹書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卒似作惠王亦有所本然以孟子書考之孟子至魏見襄王乃之齊六國表齊宣王卒當顯王四十五年為

魏襄王十一年如作魏惠王後元十一年孟子便不及見齊宣王矣說不可通遇合亡地於秦上洛秦之楚者多資矣之至也資楚

使魏入地於秦則秦效也景鯉景姓鯉名楚懷王相韓策鯉與於秦魏之遇境謂秦不罪景鯉至楚之財幣必多也致也

秦使周最解說楚王與魏遇之意如往也市也求也且將孤國援則為孤國故齊魏不復尊重秦也社

稷社土神稷穀神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出之出遣也遣景鯉還楚也

秦王欲見

去聲

頓弱

頓弱曰

「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與則可矣不

否即不見也」

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

「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

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

王曰「弗知」

頓子

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鈔遙音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暴久背而

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去聲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秦王悖與勃通然而怒頓弱曰「一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去聲大王不取也」

秦王曰

「山東之建國可兼與。」平聲「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

臣萬金而遊聽之。去聲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

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

非從縱。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縱成即楚王去聲。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聲即

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去聲。

相。去聲北遊於燕。平聲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音潮○秦王政十年。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按是歲秦

王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註釋 秦王 始皇也。即位二十六年。乃稱帝。 頓弱 秦人。 銚 田器。管子。耕者一耒一耜一銚。 耨 刺地除草之器。 暴 曬也。 悖然 變色貌。

山東戰國 見秦一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 始皇母本呂不韋姬。通於不韋。又通於嫪毐。閉之於雍門宮。故頓弱曰。不能掩威於六國而掩

威於母也。 兼資 并給也。 遊行 聽之。 韓魏 聽任也。之至也。 入 納也。說之。 從 從秦也。 圖 取也。 給 供也。 私 愛也。 殺

李牧 李牧。趙良將。秦王政十八年。趙殺李牧。 齊王入朝 齊王名建。入朝。朝於秦也。 四國 燕。趙。韓。魏。

頃襄王二十年 周赧王三十六年。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

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

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

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下同聲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

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去聲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王身三

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縱親之要同腰下今王三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

北入燕平聲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

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云翔不敢校王之

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

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音燭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

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去聲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去聲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

之衆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

靡不有初鮮上聲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去聲終之難也何

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千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聲去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擒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

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

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史記有韓字魏也。臣爲聲去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

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聲入之。

躍逃音躍譏音。免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

聞敵不可易。聲去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王

既無重聲平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

者。累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枯音列腹折頤。首身分離。暴聲入骨草澤。頭顱

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

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

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聲平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

而王憂其不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

魏。必攻隨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

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

王秦楚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音室胡陵碭蕭相去聲故宋必

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

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

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史記有魏字齊魏得地葆通寶利而詳事下吏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扶音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強一舉衆而注地於楚屈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

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

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

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

註釋

頃襄王

名橫懷王子

白起

見西

西陵

楚邑今湖北宜昌縣

或

其別隊之

鄢郢

並見秦

夷陵

見秦

即西陵地

陳

今河南淮陽縣

又將兵來伐

赧王三十八年秦復取楚巫黔中

黃歇

楚人黃國之後楚相封春申君

昭王

名

駑犬受其

弊謂兩虎相鬪，乃受弊於驚犬，受猶承也。物至而反至極也，極則反也。冬夏是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有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也。有二垂

言極東西未嘗有也未嘗有地如是之廣也。文王名柱，始皇祖。莊王名楚，始皇父。以絕從親之要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腰。盛橋

秦猶待人守也以北入燕原注：作燕入朝秦。案：史記春申君傳，作以其地入秦。黃歇本為秦合韓魏伐楚而言，無與似於燕宜從史。出百里之地獨言使燕出百

里之地與秦也。大梁見西河內。今河南。南燕，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北。酸棗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虛邑名，即殷墟，在今河南安陽縣北。原注：作虛空也。

桃人案：史記，人字作入。邢二，桃即桃城。魏邑名，在今河南延津縣北。楚燕之兵援魏者。蒲故蒲城，即今直隸長垣縣治。衍故衍城，在今河南鄭縣北。首垣

水經注：首垣秦更為長垣，故城在今直隸長垣縣東北。仁案：史記索隱：仁闕，方輿紀要曰：仁一作任，今山東濟寧縣古任城是。平史記

作平邱，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東北。小黃小黃城在今河南南陳留縣東北。濟陽故城在今河南南蘭封縣東。嬰城史記正義：嬰城未詳，是以嬰城為地名。案：嬰繞也。

磨之北漢志：濮水於酸棗首受河，東至鉅野入濟。今河南延津縣，直隸濮陽縣，山東濮縣，有故渠是也。磨，索隱曰：地名近濮。濮磨之北，今山東聊城縣，直隸大名縣等地。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也天下五合六國，集聚不敢救助。懾難也。六國諸侯皆有畏難秦之威也。史記作單，訓盡也。省減也。肥猶厚也。使無復

後患厚宣仁義之道，則天下皆仰之。復何後患之有。負特也。壹毀毀敗也。史記壹作乘。臣服也。天下之主謂關東之諸侯。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見詩大雅蕩之篇。靡，無也。言人初始無不為誠信，少言狐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能有終也。言秦強威可以克定天下，恐不能終持之。狐濡其尾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溼，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榆次今山西榆次縣。原注：作智伯葬於榆次。史記索隱云：智伯敗於榆次。吳見伐齊之便周敬王三十六年，吳王夫差會

魯伐齊吳王夫差自到處今江蘇吳縣西北萬安山，一名秦餘杭山，一名陽山，又名四飛山，山之別阜曰隧山，即其地也。吳王伐齊後，與晉會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襲吳。時敬王三十八年，至元

越滅吳，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伐齊之利於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干隧之難也。從而伐齊吳將伐齊

越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因不備越率師伐齊

艾陵艾陵亭在山東萊蕪縣東北

越王句踐三

江之浦三江謂婁江松江東江也史記作三

渚言越王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

勝有日矣趙策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臺不沒者三板曰甯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

鑿臺晉陽下臺名鑿地作

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爲臺而止其上故曰鑿臺在今山西榆次縣南洞澗水側

大武遠宅不涉

逸詩也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援助

敵也他人有

心四句

見詩小雅巧言之篇躍躍往來貌彘狡也言他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如往來騰躍之狡兔有時遇犬得之也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罪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

易

輕易

卑辭慮患

以慮患故卑辭

大國

謂秦也猶累

重

剋

折頤

折斷也頤面頰也

狐祥

狐之爲妖者漢書五行志妖孽自外至謂之祥

聊

賴也藉也

隨陽右壤

史記陽作水今湖北隨縣其西則南河鄧縣古鄧林之險也

不爲得地

言與不得地無異

四國

齊趙韓魏

連

故宋邑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南

方與

宋邑故城在今山東魚臺縣北

鉅

宋邑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南

胡陵

宋邑故城在今江蘇沛縣北史記作湖陵

蘇陽

古蕭國春秋時爲宋附庸故相

相

宋邑宋共公徙都於此在今安徽宿縣西北

故宋必盡

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

徐州今江蘇同山縣宋州今河南商邱縣兗州今山東滋陽縣周赧王二十九年齊與魏楚伐宋殺王偃滅宋而三分其地上七邑皆屬楚故言故宋必盡也

齊人南面

南面攻泗楚也

北必舉

泗水名在山東源出泗水縣之陪尾山西南流至濟寧縣入運河案古泗水本由濟寧至江蘇銅山縣入淮金時爲黃河所經稱南清河自黃河徙流泗水下遊之道遂失泗水必舉言齊將

兼魯

而王使之獨攻

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宋齊取泗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

校

猶亢也敵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爲報秦

南以泗

爲境

以泗水爲南界也

負

事

治

若未能

言齊魏縱不能爲帝而禁秦使不得稱帝有餘力矣

注地

史記索隱注謂以兵裁之

史記作還令

慮

計也

河曲

今山西永濟縣東南有蒲坂故城即河曲也當大河轉屈處

爲關中之候

關中謂秦地言韓魏秦察諸侯動靜也

梁氏

魏也

寒心

懼也

許鄢陵

許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東鄢陵故城在今河南鄢陵縣西南

上蔡

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

召陵

故城在今河南鄧師

縣東不往來也。楚絕魏也。魏亦關內侯矣。以魏之侯吏言亦為秦察諸侯動靜也。齊之右壤。謂平陸平陸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

拱手而取。言取之易也。一經兩海。東西為經取齊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為秦地故曰一經。危動。以危亡之事動之也。持也。

或為六國說。去聲下同。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

「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壓案萬乘下同。之國二。國當作困。千乘之宋也。築剛平。

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

「吾將還其委質。」與贊通下同。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

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壤地兩分。國家大危。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

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

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

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擲。音陬。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

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夫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

於側牖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

我

故天下樂伐之也」

〔註釋〕

秦王

秦王政也時已為始皇帝

舉左案齊舉右案魏

案止也言能案止二國之兵

厭

剛平

衛地趙築之以為邑故衛

無東野而衛人芻牧不敢出於東門事在周安王十九年

危於累卵

累增也累卵狀危也說苑晉荀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其上公曰危哉荀息曰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

織亦甚危矣

逢澤

在今河南開封縣東南

遇

夏車

夏取其文

夏王

天下皆從

皆從其化

齊宣王

名辟疆

梁王

惠王

陳侯臣

齊陳敬仲後故稱陳侯

郢威王

楚郢威王故稱楚為郢威王名熊商

申縛

齊將史記作申紀

趙人聞之至枝桑

燕人聞之至格道

燕趙怒齊之臣魏王故出兵至枝桑格道將伐齊也

平際絕齊

平際猶交際言相約與齊絕也

陳毛

齊人

釋劍

擗行夜也即今擊柝釋劍擗不自衛示卑也

委南聽罪

委去南面之尊聽罪於楚

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

言齊既聽罪於楚楚勢大

盛諸侯乃復合一以謀楚也

戰國策詳註

卷七

秦五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聲去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

伯聲去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

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伯聲去主之業也。臣竊爲聲去

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聲上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

始與終。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聲上圍逼晉陽。卒爲聲去三家笑。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與句踐禽禽死。

於干隧。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聲上天子於孟津。後子

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

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陽侯之塞。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聲去不足六

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